

外國文學

2388年

[瑞典]史太凡·虞麦儒斯

侯毅凌译

穿过花园高墙上的一道不起眼的小门，一条小道直达碧泉城堡，墙后漫延着一片森林，条条笔直的小径在其间纵横交错。这地方被称为“迷宫”。

碧泉城堡的建造始于十六世纪。

打开墙上的那道门，便是森林和城堡。

开启自然迷宫之门的谒究，在返自符号帝国的途中——他是一扇通往宇宙的门？还是一件复制品，终归属于符号帝国？

空间是意识的复制物，还是意识是空间的复制品？

在时光中行进，象中国魔盒，从荒古到电子，一个个时代横贯其间，它们受绘画的映照，形式的体现，意识形态的缠困，以及地理，赞助人和权力结构的左右定向。

看看人口增长曲线，或想想电子的威力，就足以在二十世纪创造地域、思维及情感之间的同一性。记忆从未在如此众多的心目中显得那样清晰，交流也从未如此迅捷。

一种电子时代的亚历山大式局面，其情形如同浪荡儿。

从共和国大街径直向前，通往迷宫的门敞开着。狗在森林中飞绝，视野之内，树木重重叠叠。

一件艺术品是共和国大街的复制品，还是胡洛先生的收藏品？抑或它在于迷宫与城堡之间的交界处，是自然的边沿？以洲际导弹的精确度赋予它形式，它为一种大脑所创造；这种大脑便是自然为同一大脑所创造的，导弹又该被置于何处？既有了城堡和迷宫，两者存在于各不相同的定义点上，因

而一件艺术品便存在于城堡的时间之中，但却又界定了一个新的观点。

如果异化无所不在，铅灰色的现代主义的图式便是要重新创造一个画廊，类似于十七世纪的沙龙。

欧罗巴广场之谜，

自共和国大街，森林展现出来，象一条直达城堡泉水的透视线，有一条笔直的水水，水的明镜，就象在森林中开出的一道边沿。与水线平行，一面潮湿的墙。天气闷热而潮湿。在渠畔，一个人坐着悠闲地垂钓。

迷宫中狗在吠叫。

水畔那人令人不安，他是一个安闲的垂钓者？还是一个潜逃的囚徒，一个来自“拉歌兹老头墓”的杀人犯？

垂钓者心目中的水渠和谒究心目中的水渠是否等量齐观？

假如一幅被标为早期现代主义的画是对中心透视画法以及风俗和幻觉绘画的一种破坏，让观赏者去重新创造现实，那就请将主体派的物体，瓷器和日报与世界、森林，迷宫和城堡对换过来。

迷宫中的追逐在城堡中结束。帝国在革命之后诞生。1814年拿破仑在此退位。

迷宫中的树木和碧泉城堡中的遗迹从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讲，倘若“鹿的画廊”在城堡中，那么鹿就在迷宫中。

假如世界将在此后的四百年中继续在太空里象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石旋转，那公新的形式将出现，新的绘画将得到发扬光大。

与此相仿，经济和政治的图式也会发生变化。

一幅为2388年的观赏者所作的艺术品必须预示那种语言，而思维就要与目前的联想方式拉开相当于1988和1628年之间的距离。

展示的将是一种手法，而意义则模糊不清，就象是读西里尔字母而缺乏关于这种语言的相当的知识。

难道扭曲和变形将成为主宰，使美的形式荡然无存或寥剩无几？或是，艺术品，在现在的缝隙里，将成为射向未来的箭矢？